

皇

明

史

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一百二

守令列傳久任吏第八十

東莞尹守衡著

竊嘗攷之祖宗時郡縣吏非甚不肖一官常待三年即甚異能陞任每需再考若果深於得民民至上章乞留則或予之陞或增之秩仍使還任以從民願是時民既樂之官亦安之直指監司亦敬之重之上下不甚懸殊體貌亦無軒輊雖至老死于其職有餘快也洪武初有尹希文永樂中有貝秉彛張鼎新則以久任而皆卒于官至今食報于民歲時祠祭不絕可謂沒世不忘者矣

人言久宦減仲之產良不我欺一官之俸幾何瘠已爲
民至于貧不能歸則遂家于其地若譚思敬若白整
子孫與其父老子弟遊不亦美乎二三君子而外間有
歷年既深知名可紀者成化以前尚可十有數人弘正
而後罕有聞矣

尹希文者武清人也以茂才舉知宜城爲人廉謹勤於
民事時丁元亂後農廢耕士廢學希文力行勸課四民
樂業考滿詔食四品俸令宜城二十年邑民祠之

以秉彜名恒上虞人也永樂二年進士初授邵陽令祖
艱去起知東阿上北征命河南山東西民丁隨軍供饋
餉人多憚行秉彜曰天子親征臣下可避勞耶卽治棊

就道民間令行皆欣躍以從動息飲食與民同甘苦師
旋東阿民丁無一人失所秉燹在行故也凡有營繕棄
鐵敗皮朽索故絺悉存之工暇卽令煮皮爲膠鑄鐵爲
杵搗絺索爲穰貯之庫及上巡幸北京皆得以供席殿
之費其精密類此比遷父老詣闕乞留詔進一階仍知
東阿凡任一十八年張鼎新沅陵令也好鋤強暴務於
安利其民撫字先於疲癯鰥寡民甚愛樂之九載考績
民詣闕留進秩一級還任凡令宛陵三十三年

譚思敬者永樂初嵯縣令也九年秩滿嵯父老千人上

章乞留上令還任又九年乞致仕民留之嘆曰唵民愛我其吾桐鄉乎遂家于唵爲唵令一十八年月朔則召鄉父老駢立于庭告以孝弟格言使歸訓其子弟民悅其教無不感化有爭耻訟于庭人無少長皆稱之爲孝譚白整字思齊豐潤人永樂中鄉貢爲華容令慈仁篤厚廉介無私民愛敬之初以九年滿乞留還任又三年滿當遷民復乞留進武昌府同知仍掌縣事又十年乃致仕知華容二十二年請致貧不能歸民贈之居遂家于華容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也洪武末以生員督賦守城永樂
初授泌陽簿陞歷卽中宣德五年出爲松江太守豫見
郡吏多積猾不可與親簿書召取名家子馴謹者使爲
吏訓以禮法先是冗濫者汰之視事惟一吏侍旁數詰
卒肅列堦下若僧寺然民有持狀入訴則諭之曰明日
來其明日有來者亦如此諭之於是民有謠言曰松江
太守明日來共笑之人初莫測太守意顧訟者來時皆
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譬解遂不復來矣其爲
政務在與民休息輕徭役節冗費吳俗尚琴奕喜玩好

豫見之未嘗一寓目士大夫重遊宴謝絕之是時周文襄爲巡撫所行法皆畫一便民豫與况鍾同一時共事况治蘇州嚴豫治松江寬然皆得民有治聲郡民每頌太守功豫則曰此巡撫奉宣聖天子德意豫何力之有廬陵孫鼎名士也爲府教授豫以賓禮待之至要途顯人不爲逢迎也滿考入朝鼎畫一鶴爲贐郡民詣闕請留增俸正三品還任爲守十五年清靜如一日上下化之刑獄大清正統十年詔宴天下有司治行尤著者十人午門前賜金織衣一襲豫與焉今配祀文襄公祠

王伯貞名泰泰和人也洪武初以聘應詔集試闕下五
丁百人上擢伯貞第一授廣東按察司試僉事分巡海康
尋罷分巡召還工部主事外艱去起復過期謫舒城十
年薦陞瓊州知府瓊人聞伯貞苦曰是先分巡海康王
公耶必能惠我矣伯貞初在海康請浚呂塘築壩東洋
田民利之至瓊平易近民民樂其寬伯貞亦以是益知
民隱瓊州守將時秦崖州黎叛請兵剿之伯貞業知守
將皆利用兵以漁獵黎人也止之曰此但黎人自讐殺
耳非叛也兵發則禍及無辜太守請以身任其事庶有

一丞強幹彌任使予一檄文入黎諭以德意令自解紛
致爲首者數人檻送京黎人遂免於兵老幼咸感泣曰
微王太守吾屬魚肉矣其後太守每有令至黎人趨承
恐後自是郡民先後爲官擾害亡入黎中者皆復業萬
有三千餘口夷民安堵海波不揚伯貞政暇即詣學宮
督教諸生又爲建講堂集諸生講誦海外自下元亂人
文衰息由是肇興伯貞守瓊一十六年內艱去瓊人爲
立生祠祀之起復移守肇慶未赴卒時有扈暹者爲鳳
翔太守在任二十五年再以九年滿加從二品服俸

謝子襄名衮新淦人也洪武末以人才薦授青田知縣
有惠政勦黠民奏留之特陞處州知府居官廉謹篤意
拊循興學校勸農桑旱蝗爲災子襄禱于神大雨二日
蝗盡死盜有入庫竊官鈔去子襄投檄城隍神盜方閱
鈔室中俄爲疾風捲出墮于市盜隨風至拾取之遂爲
守藏吏識獲一日視事忽一牛逸而至前俛首若有訴
跡之牛將就屠奔來乃求救也子襄爲贖養之時稱三
異政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隨永樂二十二年卒
廬秉安字文定南豐人也建文中爲東莞令政尚寬平

視民如子事有利民輒盡心力爲之歲少歎則緩催科
曰吾寧當後期之責何可苦逼吾民也民轉相告爭勉
先輸惟恐貽累於令兩造在庭諭之以理令自悔罪有
不從者語之曰汝之曲直吾已洞見但不欲明折而曲
置汝于法不得爲良民於是曲者默自愧悔而退庭無
健訟囹圄虛空九年滿考當遷民保留之凡三在任一
十九年復轉東阿民復保留不能得作詩以贈其行秉
安悉收寘囊中答詩一絕曰不貪自古人爲寶今日貪
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一失挂心腸後卒于

東阿莞民間計莫不流涕共設位海邊官亭哭奠焉

陳善住者欽州人洪武中以郡庠生克貢入太學授山

西平陽衛經歷尋陞蒲邑令在蒲三十年人民愛慕妻

子不到官舍自題其卧帳曰鰥巢

晉寄妻詩曰行人萬里傳音信報到荆妻

鬢尚烏自愧生疎三十載我爲釋友爾爲姑 其苦節若此

趙登字從善祥符人也永樂二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以言事謫四川忠州判官任十餘年涖事公廡多惠政

稍遷雲南安寧州知州宣德改元陞湖州知府清操逾

勵吏民畏服時詔天下郡國修舉國初義倉之制以備

凶歎登奉揚德意召區里之長及鄉之耆民聚于庭諄切勸諭而里中富羨之家咸感登言不決旬輸穀數萬石故倉弗能容而猶增數楹登選公正耆民洎殷實淳良之夫嚴慎守護兼知出納之數申明戒飭大要以絕私無擾爲本安吉費氏故豪宗奪人子女田園縣官莫能制登列其罪狀以開摘一二首惡者竟遷徙其家還人子女田園餘皆股票不敢復如曩時矣正統七年去任治湖州十有七年精白如一日後有岳璠亦賢守滿九載始遷去其興語曰賢守趙岳治行犖卓

劉綱字文紀陝西寧州知州也初令府谷有威名及至寧綱幡然曰州民凋敝寔其容可以府谷之治治乎因俗爲政不拘繩墨教民樹藝習詩書均賦役置屯田簡兵練百廢俱振亡何內艱代者且至民爭詣闕乞留太宗曰民念綱急其令起復乘傳還任而別用代者綱心喪泄事未嘗輕用刑罰民自不犯已又外艱民又詣闕乞留仁宗特賜璽書褒異予服四品英宗朝以老乞休去之日哭聲振野家居遺問踵至聞其卒也暴糧致物焉綱河南人永樂中進士池州三十三年三以九年滿

加至從二品服俸

鄭璉鄞人也景泰中知萬州州爲瓊海極邊土硠確難耕穫璉至循行阡陌勞來不倦民親愛之秩滿州民赴京奏留在任一十八載

陳本琛者寧波人也宣德中爲吉安守治民一以誠心爲質未嘗任智術假威嚴民有抑不伸卽三尺童子得請府自白民感其直平心向化耻訟于庭郡中故多賢士本琛能折節下之無怠容士民咸愛敬之滿九載當遷郡人詣臺使者乞留本琛使者以聞上從之與兗鍾循

良冠一特予祿正三品守吉安一十八年以老疾乞致
任既去郡人咸尸祝之是時有劉峯者博羅人宣德元
年以鄉薦授長泰令九年秩滿以民乞留陞授承務郎
仍知長泰事又九年乃致仕令長泰一十八年邑故多
虎虎盡去連歲嘉禾一莖三穗人以爲奎德化之感

傅皓者字孔暘祥符人也成化中以鄉魁入太學授順
天府通州同知既八年民恐遷去會守闕百姓叩關上
章乞皓爲守上從之通州密邇京師勲戚宦寺田庄居
大半皓裁以法不敢有侵於民權貴甚媒孽之無能有

皇朝通志 卷之八十一
中 之 者 天 威 邇 百 姓 親 公 道 不 能 奪 也 爲 守 又 十 二 年
考 滿 加 授 朝 列 大 夫 俸 級 凡 在 通 州 二 十 年 改 知 濟 寧
又 三 年 遂 致 仕

論 曰 余 所 論 次 諸 君 子 未 嘗 不 傷 久 任 之 難 云 王 瓊 州
十 六 年 猶 補 端 州 劉 寧 州 三 十 三 年 猶 以 知 州 致 仕 盧
東 堯 一 十 九 載 更 轉 東 阿 祖 宗 時 嚴 於 資 格 乃 爾 今 之
臨 宰 百 里 稍 有 異 等 厘 踰 一 考 便 躡 行 取 而 陟 要 津 郡
守 二 千 石 祇 借 以 供 六 曹 郎 之 旅 舍 一 二 載 峨 然 藩 臬
大 吏 矣 安 望 行 古 之 道 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一百三

教職列傳第八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逸史公曰古者守令卽爲師帥政與教未嘗二也後世政詳於刑賦而教日衰於是以其責歸之學官學官職卑而體尊國初教職類多宿學者儒其上者或以應子旌修典藉事畢出爲一郡一邑之山斗次亦惟良人

國諸大夫允爲多士所矜式坐擁臯皮之上皆足耳

公橋門九年考滿以所教弟子貢中式多寡爲殿最其

上者能通經術識治體卽得推選坊局超授九卿不以

資格限之也是時太學天子不時臨御四方郡縣遠在輦轂之外才品亡繇知及於述職來朝之日詢之時務聽其奏對不下堂陛而袞鉞定於片時吾何以徵其然也上嘗一日見有來朝諸教職集闕下召而問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尙嵐州學正吳從權對曰臣教官也以教導爲職業民事無聞山陰教諭張桓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外故於民事無所知上曰汝二人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接縱教學不出每月朔望休暇并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民

情世務豈不談及汝二人槩言不知詐也古人身居畝
畝心常在於朝廷伊尹耕於莘野常以堯舜君民爲念
寧戚未遇扣角而歌自薦於齊桓公漢賈誼董仲舒皆
起田間上書數陳時務得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
教武臣言事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於君欲行所學
汝等旣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然不言學聖賢之道者
果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爲宰相佐真宗日以四方水
旱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爲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
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敬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

聲色狗馬之事矣此人君不問尚且數將四方水旱等事日奏君前今朕詢汝民事意必有以對朕言乃反支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教諸生皆兼治兵治民水利筭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繇其教授有法汝言平日在學不出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等所爲朝廷焉能得人詔策二人于極邊異日者有秦州訓導門克新上每詢之民間政事克新直言其得失無隱上特嘉悅紹興府學教授王俊華上有問俊

華條對悉稱旨上擢克新左春坊左贊善擢俊華右春坊右贊善上諭二人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也克新尋陞禮部尚書當是時教官位秩雖微而有司重之諸大夫國人敬之愛之稱美秩焉若以論於今日大不然矣其最下者皆出於歲貢邁年之老措大精力倦於鼓舞而學術尤多紕謬升堂講解執經問難已非其人至有歲時之禮餽贄見之束修少不得其歡心欺竄以待盛氣以臨可令有道之士見哉若以舉人選授乃亦甘心下與爲伍無能自拔於流俗朋徒在侍

倚席不講學合類敵鞠爲國疏余嘗署職閩中稍從遊
於僚宋之間不能與之一朝居也難言哉難言哉道喪
世耶世喪道耶大都今日之教官天下同出一型者也
不爲子雲所譏刺甚矣今但錄其郡縣師能絮已好修
者以爲教職篇俾天下之司鐸者有所觀法太學師則
別有列傳

陳賢字廷傑南昌人洪武中辟爲郡學訓導教諸生昧
羹卽衣冠坐堂上召集講論道藝至是忘倦著有困學
箴激勵之秩滿陞清淮教諭歷湖口南康三邑士稱得

師兩典闕廣文衡永樂初徵與諸儒共修永樂大典嘗
獻平安南頌嘉禾頌孝感賦在局九年朝廷建普度
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者各上名禮部賢獨不上曰
吾平生不佞釋子今敢以狗若耶已而有論劾違詔不
忠忘親不孝者衆爲危之賢曰吾以此得罪復何恨有
旨置不問江右藩臬交薦于朝不報是時朝廷方以學
職爲重竟更四學垂四十年不調洪熙改元學官皆入
覲人謂先生老矣盍以僚代賢曰吾幸未溘死而得覲
新君安敢言老覲畢將陛辭而疾作或勸姑勿入賢曰

臣子敢自安而廢禮乎力疾趨朝仆籍班行中其徒御
史王衍掖而出之疾遂劇歸沒謂所親曰勿以我爲迂
得正而斃吾無憾矣湖人肖像學官俎且之楊文貞稱
其士行可質鬼神學者尊爲古道先生

趙謙字撫謙餘姚人博洽經史時號考古先生洪武十
二年詔諸儒臣修正韻以聘至京年方二十八衆以年
少黜之爲中都國子典簿宋景濂遣二子從遊焉尋移
疾歸居鳴山萬書閣輯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
十二卷童蒙習句一卷二十二年朝廷搜訪遺賢召還

京解學士縉故多才以其字學頗輕之吏部郎僕庸行
薦於上高皇帝知其博而頗緩其用侯庸具啓懿文太
子太子曰吾識其人宋先生每稱之然其所著書非處
之以藏修靜養之地不可其以爲教官縉謂與其班於
朝廷之上孰若施教化於蠻夷萬里之遠乃授瓊山教
諭縉爲文送之曰教官聖人之木鐸也吾當賀聖人於
南海之濱又增一木鐸矣謙至守令爲築一考古臺於
學右謙復著有學範以教諸生士遵其教彬彬鄒魯稱
爲海南夫子三年入覲上其所著書高皇帝下翰林院

看詳歸亡何卒臨終著有造化經綸圖手書別瓊之上
友曰予聞之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又不
能不散而爲太虛其聚其散蓋皆理數之自然有不能
自己者豈有所爲者也予之此身在太虛中如水在水
而今將爲水矣永樂初門人柴廣敬登進士以聲音文
字通上奏太宗詔藏秘閣

解貞河津人文清先生之父也洪武十七年首開科舉
取士貞以山西鄉試中式明年入試南宮授北平元氏
縣學教諭年二十九是時建學未久士荒於習貞乃立

爲條約使人人相勸來就學聯之學舍日救鷄鳴而起
貞以終日爲諸生盡所以誘掖磨礱之道至日中未食
不倦也逾年諸生行業皆有可觀九年秩滿入朝高皇
帝詔吏部擇儒官可備顧問者以二十自名上而貞與
焉每且禮官引入叙立丹陛內百官退乃退上時御奉
天門命講五經貞以書經應講閱三月改授河南滎陽
縣學教諭誨諸生一如往在元氏時仍擇諸生之俊秀
者分授以後生小子從講習左右廊齋俱滿誦讀聲不
輟如是五年以北方罷學政官四川馬瑚府平夷長官

可吏目其地一西南夷去中國絕遠人皆夷獠貞因其俗曲爲誘導咸樂從其教化永樂改元詔諸改官者悉其舊職明年遷任滎陽任滿復改玉田又九年改馮陵尋丁內外艱五載起復爲河內教諭仁宗嗣位入朝京師甫遷任卒貞歷教官三十六年更五庠序勤於訓士如一日門弟子成名固舉而文清先生遵守其教詢爲一代之大儒

黃猷字聲叔莆田人宣德中以明經薦授仙遊縣學訓導連值二艱起歷無錫鹿水莆田三縣學訓導陸廣元

縣學教諭廣元爲蜀北鄙軍士荷戈而立編民鮮少學
久廢黜至倡率廣元人士修學會建文廟塑聖賢像每
日衣冠坐堂上呼諸生使前授以經書皆前覆講如訓
蒙法諸生苦貧無資以爲學黜曰汝第爲學吾當思以
給汝察其貧甚者解衣推食以授之諸生至爲泣下其
有不循軌度輒嚴呵之呵之不從施以夏楚廣元人樂
從其教而又束于其嚴咸守其禮法曰先生真愛我者
其後諫去廣元諸生指其所修廟學曰此黃先生之遺
教存焉者也見其所改課程曰此黃先生之手澤存焉

者也是何可忘乃立祠于學宮之旁肖像祀焉

俞繪字本素越人也少負意氣嘗從父兄服里正役輸糧後海遇閩寇有斬馘功年方二十七狀貌甚偉邑大夫奇之曰此非凡夫薦補弟子員始習文字遂舉于鄉焉養就歛訓導郡有關禹錫爲薛文清先生高足弟子由國子監丞以言事落職歸繪從之講道學督學陳士賢每稱繪爲有體有用之學非章句學究識時措大而巳特章薦之沮于時例弗召以年資遷崇陽學諭崇陽俗信浮屠繪著閑道錄其述求福田淨土之無益於得

者開化之率士人習文公家禮邑俗太變官雖可教聞
朝政得失零喜隨之憲廟時羅倫章憇以言被謫私在
欵抗疏請以已官贖倫等罪天下壯之聘典廣右鄉試
門生以金謝座主却弗受賦詩慰遣之致政歸士請祀
于名宦祠

黃勳字守勳揭陽人領成化鄉薦爲新淦教諭語人曰
修己教人一也一意於振士風扶正學見郡守第長揖
念爲多士之師帥不肯卑屈以事上官日與生徒講誦
誓幣絕却不肯受諸生貧而苦學者分膳周給或疑其

三川身集 卷之二
矯問曰君若大用竟能始終爾耶勳曰學以地殊志以
時改言語與心術異德之賊也道有顯晦大小耶既六
載遷柳郡教授居歲餘語諸士曰士苟賤縛利祿由學
不明耳遂乞致仕

嘉靖中有周坤者福州人爲台州府新昌教諭清苦自
立不屑俯仰上官冬日猶衣單衣曰吾冷官不宜太煖
士能恣饑寒乃可不失已稍有餘俸卽斥以周貧士後
遷國子助教新昌訓導有許效賢者莆田人喜與諸生
誦說仁義歲時餽遺皆弗受諸生有終喪而以幣見者

嘆曰吾聞禮尚賙賙哀有喪也吾未之能行而反有受
於子乎亟麾去滿任去諸生立碑志思

論曰余爲史竊至于其職列傳未嘗不重有感于吾第
守禮用敬氏也守禮以歲貢爲揭陽訓導其教揭陽一
如其爲諸生時所以教其里中諸弟子平生讀書不泥
訓誥著有讀書想皆其心得中語經習二戴禮輯有禮
記醒註邑士故以禮經多罕讀讀醒註後學如指諸掌
爲青衿三十年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未嘗肯蹉一趾見
士習日汙不可以訓撰有數學七篇首曰士品二曰士

制三曰士範四曰士學五曰士耻六曰士養七曰士課
其所諄諄然爲士告戒甚勤入揭陽即以授于多士務
率循人人慶得師自蒞任足不離堂齋不涉有司門日
爲諸士習課而是科士起科第倍往時居三載陞南雄
府學教授會內艱服除入京補思明教授旣謝恩於是
上章奏稱遵職守摠獨見請增從祀先賢光闡孔廟大
典曰臣家世儒也少承父師之教讀孔孟之書餼廩學
宮三十年始應貢而爲一儒官周旋于孔子廟庭蓋終
身焉已矣每觀孔子之道世彌久而彌不自周而逮我

大明秩神之典迄世宗皇帝而始定

縱英明登臨大寶臣以儒職備員何幸獲

叨萬年禮樂重新之會也念自讀書以來竊有愧于孔廟中從祀諸賢有偶遺于先朝而爲千百年之缺典者今日似可議也非他人樂正子也樂正子之未得從祀其于吾儒學道之心大有所未安也樂正子者孟子之所謂善人也信人也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而戰國之世乃有樂正子哉漆雕開嘗對孔子曰吾斯之未能信蓋謂吾道之能有諾已者未也雖子夏故稱聖

門篤信君子也尚不無見紛華而悅則孟子以信人而
稱樂正子詎易以當此乎至其陳說于魯君以明孟子
所居士大夫前後不踰之禮其于明道之功舉一可以
例其餘魯君欲使爲政孟子喜而不寐是又哀然一王
佐才可知也才優于千乘百乘如子路之果冉求之藝
孔子且重與之矧以優于天下者使得同時及門不將
與漆雕開而同悅與子路冉求而嘉賞哉臣故謂樂正
子者學古之道具有美大聖神之本體今進而與於從
祀之列斯不令俎豆增色而爲士林一大倫扶邪正

京師道經鄒縣入謁孟廟見其中西向而配享者止樂
正子一人則前人業有定論又可知已臣惟國家取士
孟子七篇與論語學庸等重註疏則遵用程朱以故孔
廟中從祀諸賢兩廡七十二子則杏壇之上所親受業
孔子之諸弟子也諸弟子之門人豈無可從祀者惜于
書鮮有所考遂廢得而表章之耳孟子之弟子具見七
篇中並未有一人從祀何耶臣按東廡從祀宋儒楊時
則程灝之門人也西廡從祀宋儒蔡沈則朱熹之門人
也今皆聯席而坐共俎而食若孟子配享于堂上其門

人從享于堂下其于分序比之程朱楊蔡諸君子不更順乎史記稱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則孟子蓋亦子思子門下士也孟子既與子思配享一堂而孟子之門人知樂正子者不得廁于七十二賢之後俾從俎豆于末席臣心竊所未安恐世間讀孔孟之書者心亦有所未安也或有議其從子敖者夫樂正子仕于魯君者也王驩齊王倖臣至有相從■必兩君交好之間不能無會合之雅未有好善之人而肯從惡者此必不足爲樂正子累也陽貨何曾爲孔子累哉不若手聚歛者短喪者

又奚致疑于樂正子哉臣本腐儒思從諸生以至入官
未嘗一日有外于孔孟之門墻每遇丁祭低徊兩廡之
間又未嘗不嘖嘖謂此一事也上之有關於我國家三
百年來未及舉之鉅典下之臣亦有負于平生所讀孔
孟之遺書敢不直吐風心冒昧陳請臣官雖卑不爲言
高臣以儒官修儒職不爲越俎伏乞陛下俯採臣言勅
下禮部覆議且冀允行斯文幸甚吾道幸甚疏上不報
或云納言者哂其迂不以聞遂出京泄思明踰月而辛
囊無一錢諸生爲殯歛初官揭陽著有掃昏集感古人

利令知昏語作此編自整可爲世鑒

皇明史竊卷之第一百四

掾吏起家列傳第八十二

東莞尹守衡墓

逸史公曰我朝以吏起家祖宗時有况鐘黃子威兩人皆爲名二千石別見守令傳中其他且有位登八座亦有出爲藩臬上大夫計其人似若罕罕不足齒然天下事以人集安問流品哉

太祖時有滕德懋字思勉吳縣人元季爲浙江行省掾參政朵耳只班討方國珍辟爲參謀國珍降留撫台州三年台人德之國初徵授丞相府掾從征陳友諒還除

知信州以才力不逮辭改建昌同知已復進知潭州再
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召拜兵部尚書德懋才辯雄
爽器量宏偉長於奏疏一時招徠詔諭之文多出其手
尋坐事卒

太宗時有李友直李亨友直字居正直隸清苑人建文
時北平布政使張昺之庫吏也昺初欲圖燕常寄腹心
友直友直輒泄其謀燕邸靖難後授北平布政司右參
議既建北京改布政司爲行部陞左侍郎重建北京宮
殿仁宗臨御特設繕工官以友直爲尚書專總營繕之

事尋革改陞北京行部尚書奉命往祀西嶽及周諸夷
入關中所見道上百姓先後累疊身無完衣人皆菜色
詢之連年凶旱妻子慮不逮朝夕心甚憐之遂以其狀
陳于上請下詔蠲恤仁宗大嘉納宣宗嗣位踐行在工
部尚書友直寵任歷四朝睿皇帝卽位之三三年乃卒亨
字彥通香河人太宗入靖難亨以北平吏從世子守城
太宗既卽大位授亨修武丞秩滿陞吏部文選司主事
洪熙初遷北京行部吏曹自外郎行部革調吏部驗封
尋調文選歷九載尚書郭璉喜其便習奏陞正四品俸

宣德中遷通政司右通政正統初遷光祿卿是時璫振
用事亨諂事之至以上所朝夕膳餼詔旨日支牲品酒
果之屬饋振秩滿陞戶部左侍郎仍掌寺事亨年已老
且常病不肯引退猶力疾視事乞免朝奏白髭滿面染
之使黑暑汗縊其衣領一厨役笈之亨怒而撻之厨役
乃發其奸贖數事下獄上念其老釋之亨致仕亨爲人
亡它異能可表見以與友直同起靖難初故得身歷四
朝以致大位要嘗有狗馬力得備一時亦流品中一人
也太宗末年有楊時習者江西人爲大理寺左評事仁

宗初陞大理寺卿尋出交趾按察使事見大理寺卿虞
謙傳中西楊最愛其爲人又有平思忠者吳江人初以
縣小吏被薦爲禮部主客司主事進郎中尋以它累連
下獄免官去北虜入貢他任主客者皆不稱旨詔復其
官陞陝西參政復以他累謫戍北邊會有詔市馬西域
以思忠嘗官主客多識賈胡釋其戍予冠帶隨太監劉
馬兒使吐蕃諸國而還思忠蓋一能吏也事無艱巨其
材力皆足辦之而又能廉縱遊諸番與四夷相交接處
於財貨出入中不肯私一錢初與况鐘同時爲部僚兩

人意氣甚相得思忠謝事歸里清貧自守鐘來爲守延見思忠執禮甚恭且見其二子曰使兒輩知公爲吾故人耳而思忠未嘗以一事干鐘鐘益敬重之

英宗時有徐晞爲兵部尚書晞字孟晞江陰人永樂初授都事董造北京宮殿成陞營繕主事宜德中轉郎中尋調兵部武庫司英宗即位陞試兵部右侍郎出練兵臨洮參贊其肅軍務尋召還曾授侍郎奉命往守莊浪涼州奏請建學立師作養戍士文法吏惡能慮及此尋謫南京戶部左侍郎正統六年督餉征麓川事平進兵

部尚書遂以疾致仕晞爲人有俠士風當爲椽時常熟
人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拷掠之自引服晞憐之導訴
憲司祈爲解脫貧不能餽謝泣別去晞以一日過常熟
遇之邀至其家夫妻共拜倒于地具雜黍相待願留一
宿夫俄假他事去令妻勸觴妻國色也晞需其夫久不
還詰之妻曰夫感再生之恩無以報今夕邂逅願以鄙
陋之姿侍寢夫已假宿鄰家矣晞大驚曰是何言也鬼
神昭列乃使徐晞爲是耶厲色待之使覓夫還晞慰諭
曰汝何得至此時以此事相傳爲吏辱美談及在郎署

同官一主事每是胥曹輒罵意在晞也晞不爲意主事
尋沒晞爲舉■歸其喪其不念舊怨而能卑下朝士類
如此

憲宗時有萬祺爲工部尚書祺字維壽南昌人少時有
異人授以祿命法辦事吏部以下公卿貴人多竒中景
泰中諸貴人薦授鴻臚寺序班進至簿上召見有言輒
驗賚之金幣俄而帝不豫大臣中有議召襄藩石亨以
問祺祺曰皇帝在官奚事他求刻期復辟矣英宗復位
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歷進育外郎郎中曹欽

之反也。執王鞠李賢朝門內時祺在旁語欽曰公宜勿負國家以死謝上則自求多福已又徐謂之曰尊公辟文乃李公之筆可相忘之耶欽兄鐸曰萬君言是也。事平上聞而壯之召賜宴勞陞太常寺卿成化中陞禮部左侍郎內艱起改工部陞尚書管理易州山廠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開國來起胥吏列六卿而加官秩者獨祺一人而已是時有蔚能者朝邑人也爲吏有才幹授光祿寺典簿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能掌寺務朝廷每有宴會輒躬自檢視品嘗之不豐潔則責其職

掌人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衛還家後以疏請清查入內供應器皿有旨下禁獄降調南京光祿卿自能去任後所用多科貢士皆以清流自居不屑細務歲時宴饗廷賜飲食遂多粗惡不中口時有見唾於外夷者矣

論曰漢興刀筆吏起家徃徃至公卿我明顯以經術取士後生小子就經術不得始跳而匿諸掾史仕不逾丞尉功曹經術士亦多鄙簿之以若曹能舞文亂國是此不操刀而殺人者也然在祖宗朝乃有一二曹掾功見

言信人獻其能聖天子亦隨器而使滕德懋當草昧之
初稍善弄其文墨招携懷遠頗効微勞李友直雖一儉
邪小人明聖繼興得之可濟緩急奈寧歷事四朝平思
忠再擢再起其材諝皆有過人者萬祺片語而脫王李
二公於難壯哉若乃楊時育致賢相之推揚徐孟暉識
雲長之大節今想其人豈徒碌碌干竊朝廷之爵祿者
爲乎然數公所以能致大位要之皆有攀附縉紳君
子或醜之然尚論者安可繩以大賢君子之雅行而苛
責之也

皇明史竊敘傳第一百五

明 新 昌 令 東 莞 尹 守 衡 著

尹氏之先出自少昊食采於尹因氏焉周初佚以王史
整公旦輔少王數傳爲太師吉甫詩曰王謂尹氏命程
伯休父則寔掌內史而世其官孔子刪修之際春秋
猶以尹氏書周衰失其世守散仕列國吾令函關老聃
過而喜受學焉著有關尹子其書猶存其後漢成帝時
有太史令咸帝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
夫劉向校經傳咸校數術班固因之爲藝文志明帝時

長陵令敏受詔與班固作世祖本紀及建武功臣列傳
唐則玄宗時天水憎爲集賢殿學士兼修國史專領史
館圖書尹氏繼周而後以能紹明先業代不乏人至宋
遂莘焯進哲微一一實錄明興史有專官無專業國史
不流傳人間泰和學士直簪筆詞垣僅有瑣綴錄直沒
百餘年新昌令守衡於是復起而著史竊皆惜後也守
衡字用平自先世宦居東莞遂爲仕族積有古今遺書
守衡從借觀諷誦不輟父希顏見之喜曰余少孤爲括
據養毋鮮諳書孺子能好學可教也身杜門臨飭之自

以意爲尼漏看其丙夜功盡六刻乃罷守衡好左氏治
春秋年十六里選爲邑弟子負溫陵翁仲益通春秋遊
亡五羊守衡執贄往拜其門求講授而仲益春秋受之
太倉王錫爵是時天下言春秋者皆本太倉萬曆初守
衡舉于鄉其明年就試南宮錫爵入爲宰相王南宮試
事仲益謂守衡曰子行當必第乃不第仲益曰吾師乎
吾師乎豈其收之駿骨而失之留良乎時守衡者在乙
榜授署閩中清流學事守衡曰古人惟教學乎其在斯
乎日群學宮諸弟子橫經講授三年再上禮部又輒繼

又歸三年再上又紉哭于崇文門之外曰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吾不得志于南宮也則命也夫是時清流裴應
章起田間入爲天官少宰善守衡慰之曰士入我朝大
有顯名公卿間者豈盡制科哉第恐人負官耳官未嘗
召人願借百里之地以行子之志遂拜新昌令守衡旣
辭朝入謝少宰曰守衡不難於治民而難於善事上官
自惟賦質頗備能爲慤不能爲調能爲拙不能爲巧有
召尊愛少宰曰子行矣勉爲之天王聖明必不令阿大
夫能賢於即墨也守衡至則往往與其郡守監司遊越

源載裴少宰出遷南都守銜左遷趙府審理正報至即
日駕巾車出縣門歌曰我聞君子愛時進趨時不我與
枉用相驅出門十載世卑名微不才在我敢謂知希長
裾可曳王門可遊爲客弗樂何如首丘路行未遠及時
當返事有不然悔之則晚駐馬停鞚問津河梁望雲以
往知是吾鄉歸里杜門不出仰天嘆曰古稱三不朽太
上吾無德而稱焉其次已見棄於明主尚何能爲少嘗
高慕左丘明司馬遷願爲執鞭非一日矣或得竊其緒
餘別成一家言爲後人覆瓿不猶愈於碌碌與齊民同

府耶自惟國家二百年來文獻具有足徵代多纂述即
欲斟酌前賢採訪近世剛成一代全書名之曰史竊擬
附竊取之義亡幾何聞者群起而非笑之守衡旋自愧
曰我以山林草野之夫敢與石渠天祿諸賢侵弄其毫
楮誠僭哉誠僭哉遂閣筆故人張堂時方緝著西園彙
史於是貽書守衡曰吾以今人論古人無傷於今人故
免於誚子以今人論今人宜滋多口也雖然子筆大如
椽直如矢必勉之毋避敵而退舍守衡笑領其言遂復
覓其前志人不見其一字東莞令馬維陞聞之時以其

禮文門談論相得其歡見其書大獎借更爲微補遺漏
旌其虛曰清朝逸史守衡曰令公知我史中論楚問亦
稱爲逸史公以爲遷史有景帝武帝二本紀武帝怒而
削之微見上短似於翹主之過矣累朝臨御一時美政
滿天愚臣不識不知敢齒路馬而以本紀爲竊惟草昧
之初是天地一大開闢也紀開國國之大統爲可繼述
猶繫於冥冥之天天所欲予其興也勃焉天所欲去其
亡也忽焉紀靖難紀革除六飛之轡可予敵乎紀北狩
九轉之器可假人乎紀奪門南征北伐萬乘可躬臨乎

紀親征世廟以藩王入秉三重而一時禮樂大興紀明
倫史記漢書皇后皆有紀草莽臣何知深宮事竊以周
興十亂邑姜與焉紀高后天下之土地人民列朝之因
革損益不有可知乎作六志皇天生有開國靖難之君
其間必有名世之佐熊羆不二心之臣作十世家若乃
秉宮賢聖如懿文焉而天則天也宗藩一二之不肖焉
而逆則非天也自作之孽也宦官給事內庭而使參國
事不可訓也皆特傳之天子而下內自宰相以及九卿
科道外自制闕以及藩臬有司人爲之傳而材品見矣

乃復類分爲道學爲文苑爲守令爲師儒爲隱逸爲孝
節而以仙釋夷狄終焉作列傳爲卷有百繆不自量竊
爲此書積之三十年齒越八旬老矣昔人云頭白可期
汗青無日斯言豈欺我哉諺云人老才盡吾今可以已
矣然是書也不襲於諛墓之辭不逐於群吠之犬我明
二百餘年以來列朝人品有忠邪一人志行有初終竊
謂片紙上可直觀其肺腸僭有論於傳後敢以比於一
代之公案似爲得之或曰孔子竊取魯史爲春秋今子
以史竊稱將比之春秋乎守衡曰惡是何言哉孔子曰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今之學士大夫誰非學孔子
者也生今之世不識今代之典章人物將安適從孔子
不常曰竊比於我老彭乎或曰馬遷爲太史令乃作史
記班固典校秘書乃作漢書子官不在柱下客不通蘭
臺之滂口不睹金匱之藏不幾乎自用自專乎誰其信
從守衡曰子之言誠然哉然孔子已教我矣語曰多聞
闕疑慎言其餘聞信傳信聞疑傳疑何自用乎以直道
折之群言以公論還之萬世豈自專乎吾亡從及於國
之史也孔子曰禮失而求諸野吾求之野乎賢者識其

大者吾而不賢吾識其小乎不信不從吾又安能知之
或曰左氏之豔也學之未能而有其誣馬遷之博也學
之未能而有其蔽吾恐畫虎不成反類犬也守衡曰子
休矣吾自竭吾不肖之材力以終吾餘年已爾敢效顰
於西子哉守衡性簡率初自罷官歸遂以嬾自廢不衣
冠不拜客不與俗人言不聞人世事自稱爲嬾翁著有
嬾菴賦或嘲之解之曰上古烝民止有其四僧道繼出
已加其二增一嬾民未爲世崇子不見播間壠上復有
乞人賤子繇是言之嬾何容易守衡以嬾故乃得游心

筆硯間成史竊囑其三子曰我今卜築牛山之下長伴
矣毋謬出吾書示人凡人賤近而貴遠自古嘆之古人
每成一家言而必欲藏之名山者何故以世無知己者
也汝不善藏恐有追放子長且爲吾戮反不若付之咸
陽之火還諸造化其可矣